



国防大学 2 071 0236 6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37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人物述林

我所认识的冯玉祥…………… 余心清(1)

最初的印象——从小兵到总司令——失败的教训

——最后的归宿

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 韩希愈(32)

辛亥革命元老柏烈武的生平…………… 胡锡畴(45)

先祖母汤国梨夫人传略…………… 章念驰(73)

凄凉的童年——参加保路运动——为女权而斗争

——隆重高雅的婚礼——威武不屈的气节——太

炎先生的得力助手——女权同盟会的发起者——

由失望到消沉——衷心拥护抗日——筹建章氏国

学讲习会——颠沛流离于沦陷区——热情地讴歌

解放——渴望祖国统一——幸福的晚年——归葬

南屏山麓

忆族伯林森…………… 林履明(101)

宋美龄的姊妹情谊…………… 王正元(112)

青年忆旧

回忆马歇尔将军在华调处国共合作的经过

..... 蔡文治(115)

中美苏的战略地理关系——日本投降后中国的局
势——美国的对华政策——国民党、美国、英
国、苏联各怀异梦——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成
立——东北问题——国共双方各自整军——停战
破裂、军调部撤销——欢送中共军调部人员安全
回延安，欢送美方全体军官及眷属回美

营救张澜、罗隆基脱险..... 阎锦文(127)

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 王方南(138)

军统杭州特别训练班——看守张学良——抗战初
期军统上海区的活动——抗战期间军统香港区的
活动——我任军统局策反科科长四个月——对民
主人士进行的特务活动——保密局在上海的罪恶
活动

抗战史料

第一次长沙会战回忆..... 李 觉(163)

第七十军在长沙会战前的概况——会战前的敌我
态势——会战中的战斗概述——会战后的总结

敌后游击四年..... 沈 尹(170)

参与接收山东省政府工作——挺进敌后——建立
沂蒙山区根据地——日寇发动“华北大扫
荡”——坚持敌后工作——沈鸿烈赴渝途中遇敌

芷江受降侧记..... 严怪愚(179)

抗战胜利时的日军投降与我军受降情况…… 林伟铸(184)

日军投降前夕的兵力分布情况——同盟国军在太平洋地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分配情况——日军在中国各战区的投降部队人数——中国接受日军投降的部署——日俘和日侨的遣送——收缴日军主要武器、车辆、飞机、舰船的概况——中共军队未安排受降地区的后果

文化史料

在中华书局当练习生的情景…… 朱联保(191)

国民党政府的考试制度…… 赵汝言(196)

考试机构——考试种类——考试步骤——抗战时期考试制度的更张——考试的防弊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和总统府见闻数则

…… 汤又新 丁绍兰(214)

国民政府大门和礼堂的改建——国民政府门前的警钟和学生请愿——关于“林森奖学金”——蒋介石出入总统府的警卫情况——解放前夕的总统府

人物述林

我所认识的冯玉祥

余心清

此文是余心清的遗作。余心清曾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多年，与冯关系密切，对冯的历史、性格、政治态度、工作作风知之甚详。文章比较公正地、客观地、真实地叙述了冯玉祥将军的历史，他在国民党新军阀争斗中的失败以及他如何奋起、跟上时代步伐前进的历程。

最初的印象

第一次会见

我认识冯玉祥先生，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说起来，倒有一段有趣的经过。

1922年暑假，河南基督教青年会在开封举办大中学校学生夏令会。夏令会的主要活动项目，有所谓名人演讲，被邀请的大都是军政要人、有名望的教会牧师，以及洋博士一类的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等，这也是教会笼络青年学生的一种方式。主持夏令会的是开封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干事胡庭樟。我当时是以中华基督教国内布道会的代表身份被邀请的。我这年纪轻轻不见经传的人，既未大学毕业，又未海外镀金，论资格地位，一无所有，对他们来说，当然不大中意，但既把我请来了，不好不请我讲一次话，却又担心我讲不好，因此把我的讲话排在最后一天。

在我讲话的前夕，那位胡干事特别向我打招呼说：“余先生，明天是你讲演，要好好地准备啊！”这的确使我感到难堪。没想到，我讲完了话，同学们将我包围起来，一个个和我紧紧握手，还要看我的讲稿。这种热情场面，使我深受感动。

当时，冯任河南督军，早有“基督将军”之称。他按照基督教的规矩，每星期要在督署大礼堂作礼拜，参加的人是少校以上官佐。冯听到我在夏令会讲话的情形，派他的参谋长蒋鸿遇约我去讲一次道。这次讲话，同样受到冯军官佐们的欢迎。会后，冯在他的会客室里和我谈话，态度谦虚，平易近人，亲自给我倒茶，非常客气，最后提出要我跟他帮忙，参加军队工作，我便一口答应了。当我告别时，冯派马车送我，据说那时候，开封只有这一辆漂亮马车，还是前任督军赵倜留下的，他送我到车旁，亲自关上车门，倒使我有点受宠若惊了。

基督教有冯这么一个有权势的教友，为了抬高教会的身价，发展教会的势力，自然要替他大造舆论，甚至把他的言行当作神话宣传。我受了这种宣传的影响，在未和冯见面之前，心目中早已把他看作是一个伟大人物。我以前从未接近过大官，听说大官架子很大，盛气凌人，好像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其“尊严”；而冯没有一点官气，朴实无华，令人有亲切之感。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使我产生了敬仰冯玉祥的心情。

一个倔强的人

通过短期的了解，我认识到冯是一个个性倔强的人。他认定应该做的事，决不计后果；他认定不应该做的事，决不肯迁就。什么强暴威胁，流言蜚语，均无所顾忌，称得起敢作敢为。冯在旧社会，一生遭人嫉恨，其故在此，然而我觉得，冯的可敬可爱之处也正在此。

冯当河南督军时，正值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把持北洋政府，大权在握。总统黎元洪不过是个傀儡，一切均需听命于

曹、吴，而曹又要听吴的，因此吴俨然成为北方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吴佩孚这个人，好大喜功，野心勃勃，骄横跋扈，气焰不可一世。当时的军阀官僚政客，莫不奔走于吴氏之门，以为进身之阶，而冯却不趋炎附势，屡次冒犯这个吴“玉帅”的“虎威”。譬如，冯接任河南督军时，几乎厅长、局长中有钱可捞的肥缺，吴都推荐有人，冯毫不理会，一个也不用。吴又命令冯即筹措八十万元军饷，以后每月还需按期拨款二十万元，冯也不买账，且复电云：“我无此搜刮压榨的本领，不能遵办。你如一定要钱，那就请你来当河南督军好了。”结果，冯只做了五个多月的河南督军（一九二二年五月——十月），就被吴撵走，调任陆军检阅使，移驻北京南苑。

本来，在军阀时代，谁有了地盘，就可以就地征粮筹饷，也可以招兵买马，割据一方，称王称霸，这种情形冯是知道的；同时，冯的权势不如吴，冯的兵力不敌吴，冯也是清楚的。但是冯明白，吴正做着武力统一中国的迷梦，代吴搜刮民财，扩充军队，就无异帮助吴打天下。素以“爱国爱民”教育自己官兵的冯玉祥，能够这样做吗？当然不能。因此，冯宁愿丢掉督军，也不肯助纣为虐，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其次，冯没收了前任督军赵倜的财产，认为这是民脂民膏，应该归还河南人民，并全部拨充地方教育经费。在旧社会里，见钱就捞，似乎是人之常情；有钱不要，那便是个天大的傻子，而冯偏爱做这样的傻子。又河南的庙宇很多，堂皇高大，冯以破除迷信为名，将大部分庙宇改作学校校舍，引起了不少人的攻击和反对，连吴佩孚也大不满意，但冯竟力排众议，毅然为之。破除迷信，在那个时代，没有勇气和魄力的人是不敢尝试的。

还有，旧社会办红白喜事，铺张浪费，讲究排场，蔚然成风。冯反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他本是讲孝道的人，他当豫督时曾去保定迁葬父母坟地，即不讲什么官场体面，也不宴请亲戚朋友，更不用和尚道士，只有他哥哥打幡，他帮助杠夫抬柩，入土

为安，草草完事。任人嬉笑怒骂，他却泰然处之。

诸如此类的事情，冯被当时的守旧势力斥责为“活怪物”、“不近人情”。冯不阿谀权贵，敢于移风易俗，我敬佩这样倔强的人——反抗旧社会的倔强的人。

一支好军队

陆军检阅使是个空头衔。冯原兼第十一师师长（辖两旅），在河南又招募了新兵三个旅，约二万余人，这是曾经当时国务总理张绍曾批准的。按编制系统，冯军粮饷自应由北洋政府拨给，可是吴佩孚密令北洋政府财政部，不准发给分文，想借此搞垮冯军。面对这种情况，冯玉祥并不屈服，且在全军饥饿穷困之中，加紧军事训练和官兵教育，终于渡过重重难关，训练出一支有纪律有战斗力的军队。

带兵、练兵，冯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主要的是他以身作则，与士卒同甘苦。

关于军中生活：冯和士兵一样，穿灰布军装，经常住宿营中，同样睡稻草地铺，每餐仅一菜一汤，数十年如一日，保持着他的俭朴作风。记得九一八事变的那年年底，我随冯去南京，孙科盛宴招待，就闹过一次笑话。席上有一道四川菜叫“纸包鸡”，冯夹起一块就往嘴里送，有人告诉他，要打开纸包，光吃里面的鸡肉。冯坦然地回答：“难怪我嚼了半天，嚼不烂它。”可见冯以前还没有吃过这样的好东西。这同当年军阀官僚的一味追求享受比较，更显出冯的特殊风格。

在冯军中严禁吃喝嫖赌，连香烟也不许抽，更不用说穿绸着缎了。但是冯采用的方法，有的却叫人啼笑皆非。一次冯向他的一个军需李荫九（李鸣钟的侄子）敬礼，弄得这军需惊慌失措，然后冯才严肃地解释：“我不是向你敬礼，是向你的新缎子鞋敬礼。”从此谁也不敢穿缎面鞋，甚至有人买了一双新布鞋，也要拿旧布打了包头，这就未免流于形式了。

关于军队训练：冯一向练军认真，要求严格，而且亲自督练，从不懈怠。举个例子说：南苑练兵场是用原来的飞机场，为训练山地战，把围绕机场的两万米的边缘，堆成连绵不断的山岗，官兵每日必须上下跑一趟。每年在冰天雪地的冬夜，必须实战演习，还要来一次各团挖沟垒比赛。为什么？冯有他的道理。冯认为，军队如果不养成耐寒吃苦的精神，没有硬地挖壕沟的本领，一旦对敌作战，遇着恶劣的气候和环境，怎能顶得住？顶不住，怎能进攻？不进攻，怎能打胜仗？冯军有善战之名，确实是苦练出来的。

关于军风纪：冯提出一个“不扰民，真爱民”的口号。他经常教导官兵：“我们的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是老百姓，我们吃的是老百姓的，穿的是老百姓的，用的是老百姓的，不可忘本。”又编了一首《爱民歌》，教官兵时常唱。士兵平时不准出营，星期天上街，必有班长带领，闹点事，轻则关禁闭，重则打军棍。若是犯了军纪，处罚很严，不管什么人，都不留情面。如冯一次因疝气在协和医院动手术，手术后第八天躺在病床上，用电话检查高级军官训练班上课情况，查出值日旅长宋哲元迟到，他立刻不顾医生的劝告，从医院用担架抬回南苑检阅使署，把宋哲元打了四十军棍，并通令全军。

冯很重视营内外的整齐清洁，常常亲自检查内务。一天查出鹿钟麟旅某团的茅厕不干净，旅长鹿钟麟及团长急忙跪下，承认检查疏忽之罪，冯才申斥一顿了事。事后，鹿钟麟对人说：“我不跪下，会挨揍哩！”

这种野蛮的体罚，在军阀军队中本属司空见惯，但对于高级将领如此，则绝无仅有。当时我总怀疑，体罚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关于官兵教育：从士兵到高级将领，除有计划地分别进行识字、学术科、战术战略的教育外，冯常请王正廷、颜惠庆、黄郛等讲国际形势和中国政治问题，蒋百里讲中外军事学，王瑚、梁

式堂等讲“四书”、“五经”，以提高官兵的新旧知识。

精神教育，冯更为注重，他自编一本《精神书》，分道德、爱国、军纪、革命四节，作为教材，亲自讲解。他常说：“这是我们军队的新生命。”他所担负的任务是，每周到五六个团讲话，也可算作精神教育，也有些像后来国民党军队的政治部工作。

须特别介绍的是国耻教育。冯练军是以日本为假想敌的。每年“五·七”必举行国耻纪念会，平时实弹射击即以日本人像作靶子。印发“二十一条”为练习字本。久之，许多人可以背诵出来。一九二三年“五·七”纪念日，冯拟派队伍进北京城游行示威，反日的标语传单已预备好了，不知日本驻华公使馆怎样得到了消息，通过公使团向北洋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腐朽的北洋政府怎敢违抗？极力劝冯打消游行计划，冯乃改在“五·七”的破晓时，放几十个大地雷，声震全城。冯说这是要警惕同胞，毋忘国耻。日本人在天津办的《顺天时报》刊登一条新闻，聊以解嘲说：冯玉祥恶作剧，闹得北京市民不能睡觉云云。

关于军属教育：冯办了一所军官子弟学校，又名育德中学，由小学到高中，专门教育官佐的子弟。学生全部住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又办了一所妇女培德学校，教育官佐的眷属，虽然在军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从未少发过学校的经费。另外办了一个习艺工厂，培养残废、退伍军人的生产技能。我曾担任过军官子弟学校的校长。

冯还倡导官佐家属相互联姻，使袍泽兼为亲戚，这样冯军好像又成为一个大家庭，当然冯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

从清末到民国，我见过的清军、辫子军、北洋军，都是吃喝嫖赌抽鸦片，无所不为，甚至公然奸淫抢掠，无法无天。于今我看到冯军这样一支有教育、有训练、有纪律的好队伍，且知保国为民的大义，感到中国前途大有希望，从此我对冯先生由敬仰进而崇拜他了。这是我那时候的看法想法，也就是我对冯先生的最初印象。

从小兵到总司令

冯玉祥本是一个农村的穷孩子，为什么当兵？怎样由小兵升到总司令？又怎样垮下来？在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表现如何？这里，我想做个简要的叙述。

艰苦奋斗的步子

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冯（一八八二——一九四八）的一生，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

冯的父亲兄弟四人：大伯、三叔做裁缝，四叔是佃农，他父亲当过泥瓦匠和雇工，好练武术，功夫颇有根底。一次，冯父挑行李送地主儿子赶考，小主人名落孙山，冯父亲倒考入了武库。从此，冯父当了下级军官，可是仍不能养活一家老小，子女七人就夭折了五个，剩下冯先生和他的大哥还不得不从小当兵。清军中有所谓“父子兵”，如父亲退役或有兵额出缺，就由儿子替补，外人是很难进去的。这是由于农村破产，谋生不易，才想出这种“世袭”的办法，形成一种不成文的陋规，也就决定了冯的命运和前途。冯七岁开始劳动，十二岁入伍，接着父亲因病被裁，一家过日子，仅靠弟兄二人的七两几钱的月饷，贫病交迫，生活自更艰苦。冯说：“家里奇穷”，穷而奇，可谓慨乎言之矣！

穷人家的孩子，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碰巧冯的大哥上私塾那年秋天，补上了骑兵，已缴塾师的一年学费不能退回，冯才有机会替哥哥读满剩余的时间。第二年冯也补上了步兵，因年纪太小，可暂不入营，照领“恩饷”一份，又继续读了一年书。算来，冯上学的时间也不过一年零三个月。

保定康格庄为冯幼年生长之地。据冯回忆说：“全村破屋残垣，东倒西歪；劳累饥饿的农民，衣衫褴褛，活像个飘忽的幽灵；又小又瘦的牲畜，偶尔有气无力地叫一声，也显得格外悲惨，如此凄凉景象哪里是人的世界！”冯先生不胜感慨地说：“农民的苦楚，只有农民自己知道，别人是难以想象的。”

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环境，当然要影响冯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在重重的压迫剥削下，在革命浪潮的激荡中，冯为求生路，自然和我国历史上的农民一样，要“造反”；同时也确定了他的艰苦奋斗的前程。

因此，冯入营后，对于学术科下苦功习练自不必说。值得指出的是，他那种坚毅的精神，的确非同寻常。清军中的军官多系亲朋引荐而来，既不懂军事，也不会叫口令，因而每哨另设喊操的正副教习。若是嗓音响亮，可喊两三哨或一队的操，那饷银就更多了。冯为了多挣几两银子养家，每日天不亮即到操场，放开喉咙大叫“立正，稍息，托枪……”声音喊哑了也不休息，过年过节，从未间断一天，一直苦练了四年，终于当上了副教习。

刻苦读书，也是冯的一个特点。他人伍后，有空就看书，但是冯认字不多，他便逢人请教，硬读死记，常常通宵不睡。同棚的人说他点了大家的灯油，他就自己掏钱买；又说灯亮妨碍别人睡觉，他就糊个纸罩遮着。这样，勤学苦练的冯玉祥出名了，北洋军首领袁世凯特予召见，抚摸着冯的头说：“孩子，好好干呀！”这也给冯以很大的鼓舞。

清军真是腐败已极。当官的因有靠山，不识几个字，没有一点军事知识，照样捧着金饭碗；当兵的呢，反正是父传子的铁饭碗，砸不烂的，更无所谓什么教育纪律。因此，官兵除了每天应付练操外，不是吃喝玩乐，便是嫖赌逍遥，唯独冯玉祥不随波逐流，不贪图安逸，力求上进，在清军中犹如鹤立鸡群，一枝独秀。冯的努力不是没有收获的，他就这样由兵而副目、正目、升到排长。一九〇五年一个队官（连长）因故降级，各方保举补缺

的人很多，主管官怕得罪人，左右为难，乃采取考选办法，考选结果，冯录取第一名，升为队官。一九一〇年，陈宦接任第二十镇统制（相当师长），整顿队伍，举行各级官佐考试，冯又名列第一，升营长。滦州起义失败，冯被押解回籍看管。辛亥革命后，陆建章成立编练左路补备军，冯乃得复任营长。一九一二年，袁世凯举办各军会考，冯营成绩最优，升为团长。一九一四年，北洋政府组建警卫军，扩编冯团为旅，提升冯为旅长。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由于争权夺利，分化为三大系：皖系（段祺瑞）、直系（曹锟、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互争雄长，混战连年。冯则合纵连横，附从这个军阀打那个军阀，反过来联那个军阀打这个军阀。如一九二〇年的直皖战争，冯助直系打败皖系有功，升任第十一师师长，旋署理陕西督军。一九二二年的直奉战争，冯又帮直系战胜奉系，调河南督军仍兼师长。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与段、张密约倒曹、吴，同时联络胡景翼、孙岳组织国民军，推冯为国民军的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为副司令分兼二、三军军长。冯的第一军，这时候扩为四师九旅。战事胜利结束，国民军二、三军，占有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冯调任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督办。张之江、李鸣钟分任察哈尔、绥远都统，分得了三省地盘，大肆扩军，到一九二六年已有十四师三旅，合计十五万人，形成了西北军集团，为当时军阀中一个较大的实力派，却也因此有了“倒戈将军”之名。

北伐之役，冯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北伐战争后，北洋军阀是被打倒了，继之而起的是国民党新军阀，分化为蒋（介石）、桂（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四大派，同样争权争霸，内战无已。如一九二九年有蒋桂、蒋冯之战，一九三〇年扩大为蒋、冯、阎的中原大战，结果冯失败了，而且败得最惨。所谓最惨是：桂、阎虽被打败了，尚保留了相当的军队，保住了他们的老巢（广西、山西）。而冯当时占有山东、

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六省，拥有四十师十七旅，约四十多万人，是冯个人的极盛时代，然而这一仗打下来，不剩一将一兵，地盘也丢光了，真是一败涂地，片甲不留，冯也就变为光杆将军，从此再没有爬起来。

冯由小兵到旅长，是历尽艰辛，经过二十多年个人的艰苦奋斗，一步一步爬上去的。以后在军阀混战中，仅仅七年的时间，就由旅长而师长、军长、总司令、督军，由数千兵而增加至十五万人马，又不过四年功夫，再扩张为四十余万的大军，成为旧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式人物，也可说是乱世英雄吧！

反封建斗争

反封建帝制的斗争，冯是无役不从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反帝制呢？据冯的自述：清廷的昏庸误国，农民活不下去，已引起了他对现状不满，自读了《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后，始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立下了报仇雪耻的志愿。一九〇九年，冯任营队官驻新民屯，东三省总督锡良由北京经新民屯去奉天上任，在零下四十度寒风凛冽的冬夜，冯带着队伍跪在车站上，吹接官号，恭迎如仪。火车刚停，车门口出来一个人厉声呵斥：“混账小子，吹什么洋号，吵醒了大帅，杀你们的头！”骂完，车就开走了。冯气得将翎子帽向地下一扔，又用力踩一脚，愤恨地说：“好，老子非革你的命不可！”于是冯与知己朋友王金铭、施从云等组织“武学研究会”作为掩护，冯被推为会长，开始反清宣传和联络同志的活动。冯等并带头剪掉辫子，表示革命的决心。下级青年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的多，又得到统制吴禄贞（同盟会）、协统（旅长）盛天蔚的暗中支持。为响应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他们就在滦州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推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参谋总长，宣布独立。这次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死难同志十四人，而辛亥革命成功了。冯曾评价说：“北洋军为清廷的心腹队伍，滦州接近京城，起义虽然失败

了，却好像给清政府的心窝里刺了一刀！”

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窃据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一九一五年又梦想做皇帝，一时攀龙附凤之徒纷纷拥戴，北洋军少将以上的军官也联名通电拥袁登宝座，独冯一个拒绝签名。同年底，云南组织护国军，蔡锷率第一军入川讨袁，时冯任十六混成旅旅长，驻四川。他与护国军方面密切联系，为了避免扩大冲突，并探明四川督军陈宦的举措，最后针对陈的徘徊观望心理，联合同志以兵变威迫四川督军陈宦表明态度。陈在各方压力之下，不得已电袁劝请取消帝制，并宣布川省独立，随将冯的第十六混成旅改为护国军第五师。陈原系袁氏的亲信将领之一，据说袁得陈电后，顿时昏迷不醒，始知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不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黎元洪继袁为总统，段祺瑞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段调冯旅驻廊坊，利用职权排除异己，免了冯的旅长职。一九一七年，由于黎、段派系权利之争，导致了张勋复辟的一幕。冯即典押北京房产得五千元作起事用费，十六混成旅官兵也派代表迎冯主持讨贼，遂与马厂誓师的段祺瑞军合攻辫子兵，一战而占领北京，结束了这幕复辟丑剧。冯乃得恢复了原来的旅长职务。当时，冯曾通电提出四项主张：取消宣统名义，溥仪为平民；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停付每年四百万两的优待金；没收宫殿及清室产业，尽归国有；严惩叛逆。结果，由于段祺瑞的庇护，溥仪仍留紫禁城作关门皇帝，叛逆也逍遥于法外。冯后来认识到：反复辟之役，不过是替段祺瑞造成重揽政权的机会而已。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冯同奉、皖两系已取得协议，联合倒直，冯乃乘直、奉军前线激战之时机，突然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并驱逐溥仪出宫。因此，直系垮台，一蹶不振。而奉、皖又相互勾结，合力制冯，段祺瑞夺得了临时执政的权位，奉军深入关内，抢占了几省地盘，把冯排挤于中枢之外，冯一筹莫展，就采取消极态度，退隐天台山上。在政治上，

冯又一次被人利用而失败。但是驱逐溥仪，虽遭受段祺瑞等一班遗老遗少的责难，诚如冯复段电所说：“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虽然冯出身于北洋军阀，参加了历次的新、旧军阀的混战，有他的欠缺的一面，然而这其中也有他进步的一面。一九一六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务总理段祺瑞大权独揽，假借对德宣战为名，向日本借款，扩张军队，为企图实现武力统一中国，发动了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广东军政府的战争。

当战争正在酝酿之时，冯曾在吴佩孚等九旅长的聚会上沉痛表示：“民国以来，连年内战，人民受尽苦难，国家衰弱到了极点。现在欧洲正在大战，我们对德也已宣战，若打算国强，老是自己打自己，怎么对外？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存亡，都担在我们肩上，我们应当痛切地觉悟到内战的罪恶，若再有内战发生，我们要坚决拒绝参加，并且尽自己的力量反对内战，制止内战。”

不久，段祺瑞命令冯旅出兵湖南参战，冯行军至武穴，即停兵不进，并通电主和，反对内战。通电有云：“同胞死于兵灾，死于水灾，疟疫流行，僵尸累积，哀哀万民，几无生路。”“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无论成败，同属自残”；并说“对德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揭露了段祺瑞的政治阴谋，段祺瑞下令撤冯的旅长职。这可以说是冯反内战的第一次积极行动。

一九二五年，日本军部举行秋操，邀请东北军、国民军派代表参观。东北军代表郭松龄在日本探悉张作霖与日本签订了一个密约：奉张承认日本前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日本供给奉张军火，准备进攻国民军。郭愤恨奉张为个人权利，出卖人格，出卖国家，他把这些秘密勾当全盘告诉了国民军代表韩复榘，韩即告知冯，后经冯、郭协议，合作声讨奉张。当郭军乘胜直捣沈阳时，日本公然出兵与奉军围攻郭军，郭被俘遇害。奉张

又联合直吴（佩孚）围击国民军，冯不得已，通电下野，出国去苏联，而张、吴并不罢兵，血战南口数月，国民军大败，放弃京、津、冀、豫，退守西北一隅。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冯、张、吴之间的战争，实际是帝国主义策划的消灭国民军的战争。

国民军参加北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一个新的转变，也是冯前进一步的表现。对于摧毁奉、直、鲁（张宗昌军）反革命的主力，国民军的战功是不小的。不过，在蒋（介石）、冯徐州会议之后，冯竟帮助蒋介石成为新军阀，对此，冯先生是有责任的。举个例子说吧：据吴稚晖告诉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徐州被孙传芳击败，溃退南京，蒋将战败之罪，推在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的身上，说他不服从命令，把他枪毙了。本来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与蒋因利害冲突，常起内讧。他们看到蒋要杀就杀，人人自危，乃联合反蒋，公开拒绝蒋的命令，蒋毫无办法，被迫辞职下野。由胡汉民、戴季陶、李石曾、吴稚晖等出面，邀请何、李、白等开会，为完成北伐大业，请大家电蒋挽留。何应钦发言：“蒋是自己走的，别人没有叫他走呀！蒋走了，别人也可以革命，并不是非哪一个包办不可！”白崇禧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全中国人的国家，不是某一个人的。蒋走了，我们打仗准比他打得更好。”蒋知道无法挽回，便到日本去了。吴稚晖最后告冯：“要不是你再三通电拥蒋复职，他就没有法子回来了。”

的确，冯除连电蒋表示竭诚拥护外，又约阎锡山联名电蒋，“恳请出山”，并电国民党中央起用蒋“主持军政”，国民党中央遂开会决议，复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当时国民党只有四个集团军，冯、阎为第二、三集团军总司令，这样蒋不但有实力作后盾，而且有面子上台了。反之，如果冯采取反蒋或中立态度，蒋是不可能复职的。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为什么冯反对帝国主义？据他自己说，甲午中日战争，他随